



苦女翻身

燕 志

華 書

苦女翻身記

燕志儁著

書號：0577

苦女翻身記

著 者 燕 志 儔

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中 和 印 書 館
(漢口江漢一路二六號)

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南第一版

1—8,000 (漢) 基本定價(乙)1·4

(根據北京一九五〇年七月初版版本重印)

一

我的家在山東五蓮縣，洪凝區，紅泥崖村。

我在三生日上死了父親。父親老一輩少一輩是受罪的佃戶，地主派他給鬼子出工修據點，挨打挨餓快半死了，又碰上劉黑七抓他去送腳，走不動就開槍打死了他。娘聽說了，就央人去抬回來，埋到自己那二分地裏。

這時候家裏有二分地、一個園、四間屋，地主又拿二十元把屋買去，俺全家就搬進那一間小屋，燒火坐着炕，只能攔開要飯棍和籃子，屋裏到處透風，冬天冷、夏天熱。

從小就跟着娘要飯，娘抱着兄弟領着我，把俺姐姐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子。

三口人上門要飯，人家說：「你娘三個也是給你一份。」娘就給我一個破瓢頭子要我自己去要。四五歲的人，要了一早晨沒蓋住瓢底，一面喝着那口地瓜秧子湯，一面想俺娘。

餓的走不動了，還要提根大棍子招呼着狗咬。地主家的狗抬起頭來比我還高，撲過來碰也能

把我碰倒。滿莊查問俺娘，沒有見的。回到家去，看見鎖着門。過了半天，兄弟也來了。他才會走路，兩腳挪打挪打的過來。兩個小人坐在門口，都忍着餓。

我領着兄弟到鄰院大爺的門口，他是保長，又是地主，正在吃飯，我避在門旁，叫兄弟進去要點糠，大爺把眼一瞪：『操你娘！又弄了這些熊孩子來惡嚇人，快走！別死在這裏。』

又一回，我和弟弟兩天沒吃飯，在門口哭着等娘。兄弟不住的說：『我害饑困，我害饑困……』那天正是五月端午，兄弟看見大爺家包包子，不住的說：『姐姐咱也包包子。』滿屋裏沒有一個糧食粒子，使什麼包？我說：『幾時咱有了糧食咱也包！』兄弟說：『咱幾時有糧食呢？』我說：『你到大爺家去要吧！』兄弟出去了半天，一個也沒要着。兩個人餓得難受，又喝了溝裏的涼水撐了半天，娘還沒來。餓得真的撐不住了，就躺在炕上哭叫起來。天不早了，大爺過來吵：『你這兩個熊孩子，鬧得我不能睡！是怎麼回事？』我說：『俺娘沒來家，俺要吃！』大爺照我頭上打了兩巴掌：『操你娘！窮肚子就是知道吃！』

怕的是冬天，冬天又來了。我弄一條破單褲子圍拉着，小褂上結着疙瘩，一條一縷的掛在身，兄弟上下沒布縷。下雪天要草沒草，要火沒火，兩個人蓋着破草蓆子破草蓆頭子，我動一動，兄弟就喊：『怪冷！怪冷！』地下還有簸箕，拿來蓋上，兄弟說：『簸箕就暖和。』

因為天冷，兄弟像貓一樣，鑽到鍋底下睡，弄得渾身是鍋灰。地主給他起個渾號叫『錫歡』

「脆」，因爲他脆上全是鍋灰。我又瘦又黃，人餓得一點點長不起來，人家都叫我『小黃蠟』。我餓得小臉皮包着骨頭，光有個肚子。天天吃草喝鹽水過日子，吃一頓就撐得蜘蛛一樣。大爺見了我去要飯就說：『人不到肚子先到了，快走！別來惡嚇我！』兄弟吃草吃得肚子更大，出去的時候，地主家的人笑着說：『都說挨餓，你看肚子却這麼大！』地主的孩子們圍過來，用手彈着兄弟的肚子笑起來說：『你聽肚子裏唱戲真好聽！』兄弟肚裏餓得『咕嚕』『咕嚕』的響。

天天吃鹽，喝水過日子。早晨拿一把鹽，一粒粒的往下吃，吃完了，就到坡裏去拔野菜，到路旁把牛蹄窩裏的水喝上一肚子，就漲飽了。到了夏天就吃野菜、青草。一個方瓜吃五天，每頓飯切上幾骨輪，煮一鍋水，俺和兄弟就爭着去撈。

那年園裏長了一個小方瓜，兄弟天天去摸弄，要摘下來去吃，我和娘不願意，嫌太小了吃了可惜。以後大爺家的小孩要摘去玩，我和兄弟護着不讓摘。大爺家的人過來罵了一頓把方瓜摘了去，拿刀切成兩半，挖出瓜種拿小繩吊起盛水玩。兄弟跟着去想拿回瓜種吃，又怕大爺家的人打，不敢進門。兄弟跑回來埋怨娘不該要人家摘，滾在地下哭起來。

那一回餓急了，我和兄弟翻過牆去偷了大爺兩棵葱，我聽見太爺一喊就跑了，弟弟被大爺打腫了腿。就在那年秋天，我去倒花生，提着籃子走過大爺的花生地，他說我偷他的花生，把我小籃子打掉了，把我打倒地上，拿脚朝我背上踩了幾下。我眼前發黑，嘴裏吐出血塊子。娘把我摺

回家裏，病了三個月，吐血餅子，臉乾黃。在炕上有病，心裏數算着想吃什麼，地瓜乾不敢想，我就願吃瓜菜加點鹽，還要吃榆樹皮加點糠烙的餅子。

病剛好了，我去挖草，走過地主的地，被地主兒子攔到井裏。娘央人把我撈出來，肚子像鼓。地主圍着看說：『還不錯，總算吃了頓飽飯。』地主又冷笑：『這回可吃够了！』娘哭着把我弄來家，空空肚子裏的水和吃的青草。我躺了幾天還不能走，家裏沒吃的，娘又催我出去挖野菜。

我去挖菜，地主說：『要是咱的孩子早就死了，你看她，又拉着腿上了坡，這樣的死了倒好。』

二

在俺莊南的大山裏，大路東面有一塊大石，叫燕子石。一塊大石下面有些小石頂着，下面好像一個洞，這裏離前後莊都有十里八里遠，是要飯的住宿和聚會的地方，來這裏住宿的男女老少、癲瘋癲漢、病漢都有。

我自己要飯常宿在這裏。遇見同夥的女孩子們，就摟着睡，暖和。同夥一碰見，就啦不完，

到各莊要飯的事，各人家裏受的罪，噉起來哭一陣訴一陣，就像親姊妹一樣，一碰見就喜。我認得幾十個這樣的同夥，有的穿破襖破褂，有的披點麻袋片子。我那年冬天穿一條破短褲，拿小破包袱蓋着，和同夥蓋。有時候刮風，大雪從石頭縫裏灌進來，把俺們頭都埋到雪裏了。有時我自己在這裏宿，夜裏很害怕。有一回我睡倒，聞着一股腥味，早晨醒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大蛇盤在我的頭旁，我急忙用要飯棍把蛇撥跑，才拿起籃子走。夏天俺們被土裏的蟲子咬得渾身像蜂窩一樣。有時候我在夜裏看見拿槍劫路的土匪。有時碰到癲瘋漢睡到燕子石下，俺們就跑到洞外山溝裏睡，夜裏聽着山鷄咯咯的叫、野鵲亂吵。有時俺娘也帶着兄弟來宿在這裏。娘一遇見我，就一遍遍的囑咐：『夜裏自己走路要小心，有狼，不要宿得太晚了，不要自己宿到荒山野坡裏。』

我常在夜間大路上拿着籃子拖着要飯棍懶洋洋的走，餓的沒有勁，又投不上宿。趕不上莊子就睡到山溝裏。有一回天晚了，怕大地主莊子關了寨門，那裏有看家的人打槍，我不敢進去找宿，就朝着燕子石回來，看見路旁地裏有一隻狼在扒墳，我就把小籃子裏的碗弄得『叮叮噹噹』響，嚇牠，野狼追了我幾步，站在大路上望我一會又去扒墳。這一個夏天，有些要飯的小孩被狼吃了。俺娘隔幾天找不見我，就說我被狼吃了。

我長到七八歲，同夥也怕在一塊要飯頂了嘴，要不到飯，那些比我大些的同夥都不領我了。我就自己向南要飯，出了五蓮山區，要出了一百多里路去。在那裏，有一早晨，我要了一早晨沒

盪死碗底，要了十幾家都跑空，肚子餓得很痛，一下子碰見了娘，娘一望見我掉着淚喊我：『小嫚，快來要點飯給你兄弟吃。』我自己還要不飽，那還能動，就坐在地堰上吃榆樹葉。榆樹葉好吃，撈着就撐死；我也不愛再去要了，吃得不想走路，遊遊逛逛，像是有病。

又一回，什麼都沒要到，我又吃了些白臘條葉子、瓜苦又有毒，吃得頭疼，喝些涼水，肚子裏亂呼嚕，走路只能半步半步的走，一天五里路走不了。頭疼得拾不起，找個草垛、樹根，躺一頓、哭一頓、叫一頓。有那些做莊戶活送飯的，偷着給我一口飯，爬到坡裏喝了一肚子山水。夜裏莊子裏不叫進，就在草垛根上睡。過了三四夜，又下大雨，把頭攔到草垛裏，渾身濕了，天明了再曬曬。又過了兩天，才能動了，自己才知道這就是病了。

在外面要飯，夜裏宿在大門底下，覓漢屋裏，破廟裏，有時找不着要飯的就不好住。在下大雪的時候，穿着破褲頭子，小褂一條一縷，結着疙瘩，上下露着肉。地主寨門關了，不叫進莊，就睡到崖下溝裏，凍醒了，雪下了幾尺深，腳凍腫了，就拿草蓋蓋。天明了，太陽出來，曬上半天，人算甦醒過來了，嘴唇還發紫。

那兩次要飯的連地瓜秧都要不到。沒跟上我吃的草多的，有一百多樣的草都吃過了。有的酸，有的苦，有的發麻，有的發辣，有的有毒，吃上發熱，發暈，發嘔，頭疼，肚疼。有的吃上馬上餓。

那天餓的沒法了，就和兄弟向人家要花生皮，兄弟看見地主院裏有拋出的發了芽的爛地瓜，餵豬的，他過去拿了一塊，地主用條子打他脛，兄弟拋了地瓜回家哭，娘就罵：「你快去死了吧！」

秋天害傷寒，娘和兄弟睡炕上，我上坡去偷點地瓜葉子給她們吃。兄弟害病要吃地瓜乾，娘對我說：「你拿着碗到大爺家去要點，拿着瓢人家害怕。」大爺家關着門，我在門旁坐一回又回家，一會再去坐着等。娘在屋裏哭着對兄弟說：「趕着就要來了。」我又回去，碰見大爺拿眼一瞪：「又來做什麼？」我說：「俺兄弟要吃地瓜。」大爺說：「還不够餵豬的。」我回來在屋外面坐着哭，兄弟也哭着說：「餓死了……餓死了……」娘說：「趕着就來。」娘又對我說：「到園裏去弄點菜葉子。」我弄了菜葉子來用水煮，兄弟吃下這新草去拉不下屎來，發燒。生死八活我要了一點乾地瓜秧麵子，捧到手裏向家跑，一陣大風吹沒了，我又哭。又出去偷來點地瓜楷，娘從炕上爬下來把地瓜楷搗成麵子，兄弟爬在那裏一口口的吃，地瓜楷弄完了也吃沒了。

這些日子，我就天天去拔草，好的草都叫人家拔沒有了，就得吃那些有毒的『鐵掃帚』、『倉子』、『水紅』、『驢耳朵』、『馬生菜』、『蓬子菜』。『鐵掃帚』吃上腫臉，臉成紫色，吃了它第二天眼就睜不開，臉像紫茄子，太陽一曬臉上放明，拿手指一點一個坑不起來，幾天不退腫，退腫就退一層皮。『倉子』吃上腫臉要輕些，渾身酸麻。『水紅』吃了發麻，身上發紅，

臉腫成紅色。『驢耳朵』發苦發辣，吃上腿拉不動，腿酸，人像要死一樣。『馬生菜』吃了腫腿，腫臉，渾身發黃腫，這還是樣好菜，搶不着。『蓬子菜』發苦，吃了發嘔酸心，當時害餓。有毒的草多着啦。我臉腫得像茄子色，有小黑盆那樣大，兩眼都腫成一條線，我還要到坡裏去拔草。走過街上時，聽見地主的聲音：『哼！吃得真胖！』可是我看不見他。

三

我餓得沒法了，就哀告着給地主趕驢馱子，八九歲的人，光着小光屁股，一天趕了幾趟，晚上湊到人家門外吃一頓飯。地主家的大閨女過來說：『你趕完了驢還死在這裏嗎？你還不快家去，你娘在家裏要了飯等着你哩！』做飯的老媽看不下去，給我碗裏澆上點剩飯。大閨女把她瞅一眼。我就喝飯，喝一口她就瞅我一眼，快喝完了，又吃點糖。地主大閨女說：『你快走吧！做點活裝出那個死樣！』

夏天、秋天，到坡裏幫人家拾地瓜乾、摘地瓜、摘花生、摘豇豆，什麼零活我都搶着去做，不管坡裏、場裏，湊上去也不說話就動手。那些地主家的女人，貪圖我能做，有時候，我能吃上一口人家剩下的地瓜皮、糠菜；有時候做了半天，什麼也吃不上，被那些穿白褂子的女人把我

攆走。她們說：『滾吧！不用你做了。』有時候我到街上替人家抱孩子，洗衣裳，幫那些女人做家裏的活。有一回，我去替人家抱小孩，人家說：『看你這驕樣，不喜你抱！』末後小孩只哭，就讓我抱一回，我像個瘦小雞一樣，抱着地主的胖孩子，那孩子在我懷裏掙來掙去，末後一下撲到地下去，摔哭了，我被人家打了一頓打跑了。那一天什麼東西也沒撈着吃。

俺兄弟也長大了，他一到夏天就恁了，捉螞蚱、捉螃蟹、攪河馬、地老鼠，什麼他也吃，算吃了幾頓好飯。我做不上零工就去要飯，在門外望着地主狗吃的狗食，狗食盆裏漂白，我想偷一點，人家見我兩眼瞅着狗嘴，就看着怕我偷，我看着地主做飯的端着刷鍋水，我等着，看見刷鍋水也倒在狗食盆裏去，我就沒盼頭了，拉着要飯棍走了。

那一天要着飯碰見一家地主親戚對我說：『你給我來看孩子吧！一天管你一頓地瓜吃。』我吃着地瓜想：『自己吃了，俺娘、俺兄弟不知餓死沒有？光自己吃，那些人都餓死好做什麼？』我家去和娘說了，娘說：『你去逃你的命吧！不要管我。』看了幾天孩子，秋天忙過去了，人家又不用了。娘說：『打了一年零工，到秋天什麼也沒有，還是落個光屁股猴子，光光着不行。』

娘就託人說到張藍雇給人家當丫頭看孩子。地主女人說：『俺要看看她能做不能做，能受打受罵的才行。』娘哀告：『你願意怎麼着就怎麼着。』娘要着飯把我送了去，就對我說：『你要住在這裏，別回家了，俺死活不要你管，你先逃出命。』娘又掉淚：『人家的閨女拿着像什麼似的，

我當娘的命苦，我要是有一碗糧食也不送你出來。」我坐在地主鍋屋裏，地主家的人，這個看了那個看，都說：「瘦的像雞，怎能做營生？」娘哀告說：「要了她吧！別看她人小，窮人沒飯餓的沒肉，她九歲了，她這麼大了，要她吧！要她吧……」俺娘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提着籃子走了。

我心裏想：要好生做營生，千萬別叫人家攔走了。我自己知道家去要餓死，就使勁做，攔下這樣做那樣，攔下輕的做沉的，掃地、拿尿罐，什麼也幹。地主看着說：「行呵！還聽說，留兩天看吧，還勤利！」地主有個十二三歲的大兒子，才從學校回家，他說：「這個驕死了，太不講衛生，咱不要。」地主女人說：「留下吧！能幹活就行。」

我在開春的冰雪裏洗大盆衣裳，手都裂了口子。地主剩下飯給狗吃，我回家對娘說：「娘！你要飯去，雇我的那家剩飯都給狗吃。」那一天，我望見娘來要飯，娘掉眼淚，地主說：「快走！快走！」我說：「這是俺娘。」地主眼一瞪：「要飯的都成了你娘！」我想自己少吃一口飯，省給娘吃一碗飯。地主女人說：「你還不善咧！你還想把你一家都領了來！」娘走了。

那一天，我兄弟又來了，兄弟望着我不走，我瞅他一眼，也不走，六七歲的人不懂事，望着我還跟我走，他要了一早晨沒蓋死甕底。我躲開他進來，聽地主小孩說：「看你這死架，還上俺家來！」過了一會又聽兄弟喘氣，我心像刀絞一樣，地主又說：「這東西看他姐在這裏，別給他，惡嚇人，不要臉呢！」兄弟不說話，瞪着眼向裏望我，還是不走。我氣的出去打了他一頓，

他才不敢望我，走了；我打了他又覺得不對，自己擦着眼淚。地主又對我說：「你吃着俺的，喝着俺的，還給你兄弟，把你一滿家子都請來吧！」

沒白沒黑的忙。到了秋天，給了我一條破褲子，是她小孩穿破了的，補了補穿上。吃飯都是吃剩下的，她在旁邊一口一口的瞅着。有一會吃多了，她就說：「你娘們都是吃窮了，你快死了去吧！」秋天忙完了，就說我吃的多把我攆走了。我回家向娘說了，娘說：「幾時有個好時候。」我說：「死了就有個好時候了。」娘說：「那一輩子能熬着像人家似的，一家人能吃一頓地瓜乾，就到了天上。」

兄弟七歲就雇給人家放豬，身上穿着破布條子，天天赤着腳，凍得腳疼，娘哭着說：「你餓不死就凍不死。」我又要飯要到兄弟那裏，他給了我一個煎餅吃，地主四五天都不給他飯吃。下着大雪，穿着破褲頭子，肚子裏沒飯，披着簑衣看着豬在地裏吃花生。凍得身上麻了，回家烤烤，地主還說：「沒出息，冷的什麼！」

我又給本莊地主當丫頭，天天挨打。我人小，踏着板凳，在前面客廳院裏澆花，花盆在短花牆上，我够不上，搬搬盆看看有水沒有，盆裏的水潑了我一身。小孩說給大姑娘，大姑娘是高個子，臉胖胖的，眼彎着，嘴裏嚙嚙着，「咕東」「咕東」的從裏院裏拿棍子走出來。我知道要挨打，嚇得傻子樣的站在那裏等着。大姑娘過來說：「你這死屍樣，吃着俺的飯不好生做，不誠

心！』打了幾十棍，打腕拿手護，把手打腫。因爲這年又到秋後了，大姑娘就說：『你快走吧！不用你了。』我記得以前俺娘囑咐我：『好生做，秋後還不給你一籃子地瓜。』這時我就等着。大姑娘又說：『你還等什麼，還有什麼事？』我一句也沒說出來，就走了。

四

娘來家哭，我和兄弟也哭，走路也餓的走不動。地主大爺當了保長，又當了莊長，天天來逼咱交上二升麥子，好給國民黨漢奸隊拿捐。娘對他說：『吃飯的杓子都賣了吃了，那裏去弄二升麥子？沒有。』大爺說：『還說沒有，那個人還不賣了她？』他用嘴指指我。

娘對我說：『你姐姐有婆家，你也快去說個婆家換點地瓜乾！光雇給人家那裏是家，說個主也是個家。』我知道董養媳子不好當，俺姐從小口甜，會說話，不像我一句軟話不說。她也沒少受罪，當董養媳，回家來五天，就哭五天。我對娘說：『我不要婆家，我不去。』

接着四五天沒撈着糧食吃，下了大雨，又不能下坡去拔草，滿門家子五六天吃了一個方瓜紐子，要點吃。地主大爺又來催捐，他說：『說婆家不去，還是餓的輕了！』

託人到隔俺莊二三十里路的莊子去說。人家說：『俺不要，餓的光剩了骨頭架子，那點小人

還能做營生？死不了就是好事；少換兩個吧！」換了二升麥子，九十元。二升麥子繳了捐，剩下的九十元買了十一斤地瓜骨輪，吃了幾天。

娘說：「吃一天咱娘們在一天，吃沒有了，我死了，您去逃命。」我和兄弟挖來菜，做上一鍋，攔上五六斤地瓜骨輪，大鍋裏光是菜。大爺又來望了望說：「還是沒餓着，十天掀不開鍋你看去不去？」我不願去，哭。我的一個叔也過來說：「叫她去吧！就是叫她死也得快一點！」娘就擦着淚說：「我把她送去吧！」

沒有衣裳，穿破布條子，露着肉。俺娘兩個啦了一路哭了一路。娘說：「我有一線路不願送你去。」到了那裏，見了公婆學着問好，接着就叫我推大磨，娘坐在當門裏看着；這麼點子人，頂着一個大磨轉不動，娘走了。

這家有四五個閨女，都是國民黨漢奸隊的老婆，小五也說給司令部副官，她們拿着扇子耍一天，進蚊帳。我天明推到天黑，是給漢奸隊推給養，我推了三年大磨，掙的糧食變買成東西都給了她閨女。一天推四五盆糧食，上輾去壓了地瓜骨輪，拿水泡了再切，一天一大罐加到糧食裏；天不亮就又淘了再推。上磨就哭，一面推着、哭着、就打盹。粗了嫌有渣子，細了不行。上磨哭到下磨，推完了就接續烙煎餅，一天烙四十斤煎餅，這要乾，還要薄。睏極了一合眼，在鏢子上烙的手「吱吱」的響，不知道黑夜是白天。她們還說：「好東西烙瞎了。」不知道做出什麼

差子，就打過來一糞叉子。

烙完了煎餅，接着就上坡拾草，拾不着草回來就打。拾草也沒有人做伴，婆婆不依我找個伴，要有個伴，婆婆就罵：「你又約夥人去偷啣咕我！」拾一天草，撈不到飯吃。在山上望着那些挑糧的、送飯的，心裏想：「這麼些人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那有像我這樣的！」哭一頓，叫一頓，怕晚了誤了推磨，把草揣回家去，找點又酸又冷的剩湯剩飯吃點。拾草碰見一塊的那些童養媳子，就說：「人家叫爺叫娘，有冷有熱，咱叫誰？到底爲什麼咱受這些罪？」我心裏恨娘，有時候就罵娘：「生下閨女養不起殺了罷了，爲什麼叫上這裏來受罪？」

那回拾草碰見娘來要飯，我向她說我心裏要找個死路。娘哭着說：「做吧！死不了還有好時候。」我說：「好時候？死了才能有好時候！」娘怕我尋死，勸了我一頓走了。

冬天到了，身上什麼也沒有，還是穿着那破褲破褂，補釘疊補釘，赤着腳，露着腳指頭。睡到鍋門口地上，睡倒就哭了，哭到推磨，盼望着推起磨來就不冷了。下大雪睡不着，凍得渾身亂抖擻，嘴唇澄青。

推磨、烙煎餅、拾草的空裏，還得給他四五個閨女洗衣裳、小孩尿布、大人衣裳、破布爛片子。手都裂了血口子，到河裏打開冰去洗，拿回來，人家挨件拿到太陽裏照，照出點黑影子就拋到地上罵，我就再拾起來去洗。